

长篇历史小说

史诗般的鸿篇巨制

再现五十年中日恩仇

东亚

风云

吴兴勇 ⊕ 著

三部曲

第二部

共和乱世

1911-1930

贵州人民出版社

长篇历史小说



史诗般的鸿篇巨制

再现五十年中日恩仇

风云

东亚

三部曲

第二部

共和乱世

1911-1930

吴兴勇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乱世/吴兴勇著.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7.10

(东亚风云三部曲)

ISBN 978 - 7 - 221 - 07860 - 5

I. 共... II. 吴...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4163 号

东亚风云三部曲(第二部)

共和乱世(1911~1930)

吴兴勇 著

责任编辑	程亦赤
封面设计	张彪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印刷	贵阳云岩通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字数	420 千字
印张	24.875
印数	1~2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221 - 07860 - 5/I · 1598
定价	30.00 元

贵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辛亥革命时,张作霖趁奉天力量空虚,率军进入奉天,成了东北的第一军事强人。

张作霖的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击败直系,成为全国最强大的军阀,直下江南,但为孙传芳所击败,丢盔弃甲,退回陇海路以北。郭松龄为了制止军阀混战,由关内起兵向奉天进军,迫张作霖下野,郭军即将进入奉天之际,日本直接派兵援救张作霖,致使郭松龄夫妇兵败被杀。

北伐军起,吴佩孚、孙传芳相继战败。北洋势力即将瓦解。张作霖入关坐镇北京,自封海陆军大元帅和安国军总司令,但仍被北伐军击败,只好带兵撤回东北。

郭松龄起兵反奉时,张作霖为获得关东军援助,曾答应一些丧权辱国的条件,郭松龄被击败后,日本方面催逼张作霖履行条件,张作霖不愿意背卖国贼的恶名,采取拖延手法,日本关东军狂热分子决定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

由于沈阳防务空虚,日本乘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

本卷通过历史事实的描述,说明辛亥革命后,军阀们为了一己利益,混战不断,弄得国家衰弱不堪,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提供了机会。

本卷人物除素亲王、宝珠格格、晓倩、阮少武、阮效国、阮燕萍、三浦泰淳、三浦俊一郎、菊子、斯特列尔尼科夫,索尼亚、高仓梦雄、纯珍格格、梅瑛、高仓雅彦、高仓健太郎等为虚构外,其余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目 录

第二部 共和乱世(1911~1930)

第一章	依依惜别母女情长 妹代姐嫁公主泣血	(3)
第二章	革命与复辟反复较量 民党和北洋逐鹿中原	(18)
第三章	袁世凯低估胡子头 张作霖成了东北王	(72)
第四章	五年内三次军阀混战 吴秀才带兵两胜一败	(94)
第五章	京都学子齐集天安门 千年睡狮终于猛觉醒	(125)
第六章	俏沁芳不畏强权高压 阮少武再度洞房花烛	(135)
第七章	高仓错把大连当故乡 满铁竟使公司成谍窝	(149)
第八章	深入虎穴珍娘满铁盗情报 笑里藏刀日谍打入同盟会	(157)
第九章	燕萍校园遇知音 一郎错爱伤母心	(167)
第十章	同病相怜格格认义妹 拯救梅瑛女将斥日寇	(183)
第十一章	跃马渡江杨氏坐镇金陵 不战而退奉军由盛转衰	(212)
第十二章	东北王卖身救急 郭松龄壮志未酬	(224)
第十三章	冯玉祥为姑报仇 段祺瑞挥泪下台	(259)
第十四章	蒋介石北伐誓师 吴佩孚凄凉蜀道	(263)
第十五章	张大帅收容宿敌 孙传芳江浙惨败	(271)
第十六章	北洋朝已面临崩溃 张司令当末代元首	(277)
第十七章	日本军人杀我官员 济南惨案震惊中外	(285)
第十八章	田中召开东方会议 日本决定侵占满洲	(290)
第十九章	溥仪离京赴天津 日本筹组满洲国	(299)
第二十章	日使迫签满蒙新路 五把刀子插向满洲	(303)
第二十一章	张作霖魂断皇姑屯 大帅府计骗日本人	(312)
第二十二章	菊子一生薄命 三浦悲极离乡	(330)
第二十三章	飘零女巧遇东方情种 亡命客赞美北国之春	(343)
第二十四章	高仓梦雄羞惭自戕 田中义一被斥忧死	(355)
第二十五章	欲征服世界石原编织美梦 想夺取亚洲裕仁道破天机	(360)

尾 声 学良计杀杨宇霆 少帅永离家乡地	(369)
历史大事记	(381)
后 记	(391)

第二部

共和乱世(1911 ~ 1930)

第一章 依依惜别母女情长 妹代姐嫁公主泣血

素亲王告别了有近三百年历史、画栋雕梁的王府，带领全家一百多口人，朝满洲方向逃跑。途中遇到一个异常恐怖的夜晚，天上没有一颗星星，远处的饿狼发出嗜血的嚎叫声。兵士们举着篝火，口里喊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口号。

1924年，繁忙的天津港，一艘客轮正准备起锚航行，在码头上，有一个全身穿黑、四十来岁的女人正在和她的已经登船的女儿挥手告别，泪水逐渐模糊了她的眼睛。

30年前，当这女人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自己跟随主子玉真格格也是在这码头上登上了去日本的轮船。后来，她们在日本漂泊了6年，但是，个人的各种梦想、雄心、志向都像海上的泡沫一样破灭了，救国的大志更无法实现，最后她的主子玉真因国事日非，心碎肠断，不愿苟活下去，竟投身大海，而她本人则眼泪汪汪地回到了祖国。

她既有如此痛苦的经历，实在不愿宝贝女儿步自己的后尘，远离父母，到异国他乡去做二等公民，消磨掉宝贵的青春。她更不愿女儿重演她主子玉真格格那样的悲剧。

但年轻的心终究向往飞翔。她女儿在中学里，最爱读的书是留日学生写的各种杂记，她特别对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的描写日本生活的小说入了迷。《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洪水》等“创造社”办的刊物是她床头的常见书。留学日本竟成了她的最迫切的心愿。立了志的青年人是拦也拦不住的，做母亲的不愿意用自己的阴郁的暗示伤害女儿纯洁的梦想。人生总有一个做梦的时候，女儿还没有到梦醒的年龄。

看！她女儿在轮船上喜笑颜开，心中充满了欢乐，年轻人面向的是未来。在她们的心目中，未来总是无限美好的：平步青云，前程万里。你看！她笑得多么甜美、自然、愉快。她大声对妈妈喊着说：“妈妈，我在海外一定要发现一个金银岛！我一定发了财才回来！”

多可笑的梦幻！但并不奇怪。她自己当年不是也把日本当成仙岛来

憧憬吗？

做母亲的没有女儿那么多梦，她心中更多的是缅怀过去。此时此刻，各种各样的往事都涌上了这可怜的女人的心头……

这女人的名字叫阮晓倩，她是满族人，娘家本姓托忒克，她现在姓阮，是跟随丈夫姓。她的丈夫叫阮少武，是满洲的大金矿老板，19年前，她自愿嫁给他为妾，那一年她已有27岁了，却仍在前清的一个亲王府中作丫鬟。如果再不嫁的话，就会落到孤身老妈子的命运。

阮少武的正妻比她小4岁，乃亲王的二女儿，一个娇滴滴的公主，名叫宝珠格格，是玉真格格的妹妹，也是晓倩侍候的女主子。宝珠格格出嫁时，晓倩作为陪嫁丫鬟，跟随她来到阮少武的身边，不久之后自己也成了他的侍妾。

宝珠格格不但是阮少武的妻子，还是恩人。阮少武表面上是大老板，实际上暗地里不时帮助和参加革命党的活动，曾参加谋刺清朝出洋五大臣的行动，被捕后本该斩首，由于宝珠格格在父亲素亲王面前一再恳求，素亲王才把他救了出来，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但阮少武在王府躲藏5年后，又响应同志们的召唤，告别妻妾，前往东北，从事革命活动去了。这时，晓倩已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取名燕萍；宝珠格格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效国。

阮少武走后，才一年多，就爆发了辛亥革命。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原来受追捕的革命党人大都成了掌握兵权的都督，而满清的亲王和官吏反而成了追捕的对象。

轮到阮少武来救素亲王一家了。

上帝的安排也真巧，阮少武果然有了一个救素亲王的机会，尽管效果不佳……

1912年2月，清王室正式宣布退位。大多数亲王都在赞成共和的电文上签了字，从而获得了宽大处理。惟独素亲王不肯签字，甘愿与大清共存亡。大清盛时，他从不揽权；大清衰落时，他力图挽救；大清灭亡时，他愿以身殉。他几次企图自杀，以身殉国，都被亲属们苦苦劝住，他落到了“求死不能，求生不得”的尴尬境地。

最后，他决定“暂离京都，徐图后举”，带领全家100多口人，朝满洲方向逃跑。

他们告别了有近300历史、画栋雕梁的王府，抛弃了数不清的古物珍玩、图书文物、奇花异草和贵重家具。大清都亡了！这些身外之物还有什

么用处？

他们一家只带着少许金银细软逃走，开始坐火车，然后坐马车。兵荒马乱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途中他们遇着一群衣裳不整的胡子兵，金银细软全部被抢走了。

屋漏又遭连夜雨。他们继续前进，走到热河地界时，遇到一支十分特殊的新式军队，这支军队称“民军关东第一军”或“北伐军”，全部由铁血革命者组成，以南方的革命者占多数，也有些东北的起义者和马贼，他们不受北京政府节制，只向同盟会中部总会领袖宋教仁和南京中华民国军政府关东临时大都督蓝天蔚负责。素亲王一家大小被这支极端激进的军队逮捕，其后果可想而知，临时组建的军事法庭见被捕者是满族王公及其亲眷，便一律判处斩刑。

汉人中广泛流传着元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一些嗜杀成性的武装力量，的确想趁满清崩溃之际，杀个痛快。因当时清帝是和平退位，汉族对满人事实上并没有实行种族绝灭。但在个别地方乱杀满人的情况还是有的。如前往四川查办保路风潮的清朝大吏端方及其弟弟端锦就在资州被革命党人杀死。

现在素亲王一家遇到的也是一群思想极端的革命派，他们不懂民族和睦的政策，只想洗雪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兴狱、蓄发罹罪之耻。既然捉到了顽抗到底的满族素亲王，就要将其全家诛灭。

当自己的一家被绑赴设在旷野的刑场时，素亲王不发一语，甘心就戮。她的女儿宝珠格格则泪流满面。

那是个异常恐怖的夜晚，天上没有一颗星星，远处的饿狼发出嗜血的嚎叫声，似乎告诉人们它们已经闻到了死亡的血腥。兵士们举着篝火，口里喊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口号。

当时素亲王、宝珠格格等人心中所感到的恐怖，是笔墨难以形容的。惟有经历过死刑的考验又活转来的人才知道临刑时刻的紧张和痛苦。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最剧烈的痛苦并不在于身体的创伤，而在于明明白白地知道，再过十分钟，灵魂就要飞去躯壳，自己再也不是人了。因此，这临刑前的十分钟、半分钟或四分之一秒钟，才是最可怕的。

本来死亡只是生者的悲伤，对死者来说，却是一种解脱。但死刑是对心灵的摧残，是最不人道的杀人方法。死刑可怕的痛苦就在于，犯人清楚知道自己绝对会死，而且绝对没有解救的希望，世上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难受的了。

当时,在被捆绑等待宰割的一群人当中,最畏惧死亡的是宝珠格格。她今年才只29岁,一生从未受过磨难,平日连看到割破手指头也要吓得尖叫。长到这么大,每天只考虑怎样花钱和享受,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死。今天面对如此残酷的场面,她自然吓坏了。

她本是一个身体十分健壮的妇女,两颊鲜艳得像桃花。现在死亡的恐惧使她全身都变成死灰色,她的脸部和双手都是死灰色的。她一下子就老了许多,看上去像个四五十岁的老妇。她问旁边的父亲说:

“父亲,我们死后真的会在九泉下见面吗?”

素亲王自己也心乱如麻,但仍安慰爱女说:

“一霎那之后,咱们就会与死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相会了。”

“砍头会很痛吗?”宝珠格格又问道。

“像被蚂蚁蜇一口一样,一下子就没有知觉了。”

“我就怕刽子手杀不死我,让我受很久的痛苦。”宝珠格格哭着说。

死亡是真正属于个人的事,任何人也不能代替。死亡的痛苦也是无法安慰的。

宝珠格格看着刽子手执着的尖刀,幻想着他们用刀刺入自己身体的情景,她已预感到这种彻骨的痛苦了,她觉得身上每个地方都有心肺撕裂般的疼痛。她的心一阵阵地发紧。

她还想到古人有关死亡的诗:“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昔为七尺躯,今成灰与尘。”“丰肌饕餮蚁,妍姿永夷灭。”惟有今日,她才真正体会到这些诗句的意义。

一个人惟有面对死亡,才感到彻底孤立无援。平素宝珠格格什么事都依赖他人,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天塌下来也有父亲替她承担。可现在面对死神,任何人,包括她父亲在内,都保护不了她。她父亲自己也得去死。

她想到自己被杀死后,身体被抛弃荒郊,成为凶猛的饿狼争抢的食物,被它们撕成八块,加以吞噬。她的肝脏,充满激情和理想的火热的肝脏,竟成了野兽的美餐……想到这些,她不寒而栗。只有临死的人才有这种恐怖的幻想。

面临死亡的人和没有面临死亡的人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是极难沟通的。在面对死亡的人的眼里,世界已成一片虚无,他惟一的感觉是自己的生命危在顷刻。没有面临死亡的人则继续沉沦俗世之中,心中想的是浮云般的世俗利益,受七情六欲所支配,无暇为自己的生命担

忧。于是这两个世界的人彼此格格不入,必然会发生冲突。

宝珠格格身边的那些荷枪执刀的士兵暂且属于没有面临死亡的人一类,他们用淫荡的目光打量着宝珠格格,心中起着不洁净的念头。

一个斜眼尖腮的兵对他的长官说:“这么漂亮的娘们,杀了多可惜!连长,到老总那边求求情,赦免了她,赏给你做老婆,不好吗?”

“可恶的贱种!”宝珠格格心中骂道。这些兵油子,卑贱的丘八,算什么呀?过去,他们中没有一个有资格踏进她家王府的大门。“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他们大都是些市井恶少,或是农村中不务正业的游民,走投无路了,才投军?昆碗饭吃。可现在呢,她的千金之躯却落入了这些兵油子的掌握之中,随他们鞭打、捆绑和捶击。“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这是多么令她感到委屈的啊。她还想到,自己死后,身体可能被这些兵油子污辱……唉,简直不堪设想。

“妈妈!”她的耳边听到她的孩子的呼唤,她不禁泪如泉涌,孩子是她的命根子,是她生活的希望,她愿意死一百次,只希望能保住孩子的生命。

她过去不太相信宗教,但此时此刻,面对死亡时,她想起了上帝,她向上帝祈祷,希望上帝能创造奇迹,使她和她的孩子的生命能够保住:“上帝啊!我多么不想死啊!我才只29岁,生命还在我的前面,上帝啊!只要你能保佑我的孩子和我脱离今天的危险,从今以后我就抛弃红尘,出家做一个修女,永远侍奉您。”

素亲王安慰自己的女儿说:“根据大清律例,即使满门抄斩,17岁的孩子也不会受到株连,你放心吧!”

素亲王活到这么大的年纪,过去从来没有真正想到过死。他一直被卷入政治漩涡中,无法自拔。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一切努力乃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现在素亲王才认识到,人和世间一切飞虫走兽一样,也是一个生物体,随着死亡的到来,一切功名富贵都会化成尘土。是的,惟有死亡才能把人从世俗的杂务中解脱出来,回到自己本真的存在。死际才知万事空。

在他这临死的人的眼里,周围的一切都是不自然的,这天空、旷野、远处的树木和房屋,都成为不自然的了。他好像在做一场噩梦,他觉得这是梦见了地狱,那些凶神恶煞似的军官,一个个都是地狱里的阎王;那些尖嘴猴腮的兵士,都是地狱里的牛头马面。

“但愿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但愿这是一场噩梦!”素亲王想。

他试着咬自己的舌头,感到疼痛。哦,这是真实,铁一般的真实。

面对死亡，一连串的回忆凌乱地回到眼前。在这一瞬间，他重新体验了自己的全部生活。啊，生活是一个绝对的谎言，它不值什么，因为它已经完结了。死亡使一切都失去了价值。

惟有阮晓倩心中还存在着一份对生的希望和对死亡的抵抗。她鼓起勇气对刽子手们说：“你们要杀我不难，但我的丈夫阮少武如果知道了，决不会轻饶你们。”

也是这家人命不该绝：这一声怒骂引起了不小的骚乱。士兵们想按住晓倩的头颅，让晓倩低头认罪，还要将她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但这时从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军官模样的人，阻止了他们的粗暴行为，并且吩咐将阮晓倩押至他的军帐内，询问究竟。这位首领名叫孙北杉，自称是孙中山的族兄，乃东北激进革命组织“联合急进会”的核心领导成员。由于“联合急进会”的会长张榕在奉天被张作霖暗杀，奉天的革命党人受到镇压，现在他带着队伍离开东北，在热河一带活动。当下他审问阮晓倩说：

“你真的是阮少武的妻子吗？据我所知，阮先生乃东北汉人豪杰、革命志士，他是决不会娶满人为妻的。”

“妾与他有5年的夫妻情分，还生了一个女儿。大帅若不信，请盘问我的女儿吧！小孩子是不会说假话的啊！”

孙北杉将5岁的燕萍带到一边，和言细语地问道：“小妹妹，你的爸爸是谁？可不准说假话啊！”

燕萍十分聪明，对父亲的身份倒背如流：“我的爸爸叫阮少武，是满洲第一富豪、革命党，还是张作霖的朋友呢！”

作为一名东北的军人，孙北杉久闻阮少武的大名，说实话，阮少武当时是介于革命派和张作霖之间的左右逢源的重要人物，两派势力都不敢得罪他。

原来，阮少武自从1900年从北京回到东北后，便重操旧业，经营他的金矿公司，并以公司为掩护，招兵买马，为关内的革命党人输送军队，同时恢复了与东北军事强人张作霖的交往，深得张的器重。

要知道，1912年的张作霖统领，已不再是当年在八角台当团练长的张大哥，眼下他驻兵奉天，人也多了，枪也多了，身任奉天巡防营前路、中路统领，手下有14个营，约5000人，成了奉天举足轻重的人物。最近他用计谋暗杀了奉天的激进革命领袖张榕，稳定了奉天的局势，更加得到奉天统治者的器重。

因此，孙北杉对素亲王一家不敢随意处置，并且紧急拍电报给奉天的

阮少武。

在奉天的阮少武接到电报后,乘一匹快马,星夜兼程赶到热河营救素亲王一家。

他来到孙北杉的营地,与被囚禁的素亲王、宝珠格格、阮晓倩以及自己的一对儿女都见了面,他看见他们落到如此处境,不禁热泪滚滚。宝珠格格、阮晓倩看见他也泪如泉涌,她俩芳容憔悴,衣裳不整,头发凌乱。一对儿女饿了两天,见到他就抱着他的大腿号啕大哭,呼喊爸爸。惟独素亲王见了他却正颜厉色地说:

“阮先生,你在我家时,我待你并不薄,还把我的亲生女儿嫁给你为妻,我大清政府对你也够宽容的了,可你在我家住了5年,竟不辞而别,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我们大清朝,在你们这些革命党的颠覆下,竟崩溃瓦解了。现在你们总该满意了吧?可是呢?你们的同志孙北杉现在要将我一家满门抄斩,你们也太残忍了!到时候你们会得到报应的。”

一夜之间,素亲王变得须发尽白,往昔的雍容华贵的风度不见了,样子显得十分凄苦可怜。

阮少武心中十分愧悔,他明白,对于这一家人,他作为丈夫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作为父亲他更没有尽做父亲的义务,对素亲王本人,他心里也升腾起一丝怜悯。他向素亲王深深鞠了一躬,代表革命党向他赔礼道歉,十分温和地说:

“岳父大人,我来迟了,使你受了委屈。其实,这是一场误会,这次革命是比较宽容的,决不会枉杀好人。我一定尽快想办法让你们离开,我会保护好大家的。”

但是他见到孙北杉后,两人就如何处理素亲王一家的事情,发生了一场争论。

孙北杉有一段不平凡的革命经历:他生于辽宁抚顺,家境殷富,曾因企图暗杀满清大臣而被捕,越狱后亡命日本,加入同盟会。1910年,他潜回大连,复州的一支新军在他的发动下,杀掉原来的军官,举起了反清的旗帜。而他也就成为这支新军的领袖,自称司令,发布“宣言书”,响应武昌起义,鼓吹建立民主政体。

即使现在清朝已被推翻,他仍呼喊“驱杀满人,斩草除根”的口号,他认为首先应该对满清贵族进行清算,甚至从肉体上进行消灭,特别是对于那些敢于顽抗的贵族,决不轻饶。素亲王不愿在赞成共和的电文上签字,表明他反对革命。他现在逃往满洲的目的是要勾结日本侵略者,将满洲

的八旗子弟组织成敢死队,南征入关,颠覆北京的民国政府。因此,孙北杉力主杀掉他,免留后患。他警告阮少武说:“满洲现在是反动势力的大本营,满清贵族的最后巢穴,又是日俄帝国主义势力争斗的场所,各类土匪、军阀胡作妄为的乐土。东北的革命领袖蓝天蔚、张榕、吴景濂等或被杀、或被迫逃亡、或被吓晕倒。革命者被大肆搜捕和屠杀,陈尸累累,惨不忍睹。让素亲王这样的敌视革命的人逃到满洲去,只会增加那儿的反动派的力量。”

当然,他答应立即释放阮少武的孩子和出身贫寒的阮晓倩,但对于素亲王及其直接家属,包括宝珠格格在内,他都要扣留下来,进行清算。他说:“亲王、王妃和郡主都是靠我们汉族劳动者的鲜血养肥的,他们是吸血鬼,现在是勒令他们以血还血的时候了。历史上没有不流血的革命。就拿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来说吧,从1793年到1794年就处决了近1万名贵族,连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达都在断头台上被斩首。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也于1649年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外国人革命不怕流血,所以他们的进步也快。中国百姓太驯良、心肠太慈善,对有罪恶的统治者过分宽容,所以社会进步缓慢,对中国这样垂死的封建国家,必须下一剂猛药,才能使它起死回生。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一切保守势力都应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孙北杉满腔热情,言辞激烈,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他还向阮少武描述了一幅未来满洲的阴暗前景,据他推测,在满洲,如果不彻底根除各类反动势力,来个翻天覆地的改造,人民群众的力量就发挥不起来,满洲迟早会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魔掌。

阮少武对于满洲的严重局势,并非没有察觉。他知道满洲群众的觉悟比内地18省要低得多,革命的局势还没有形成,张榕等革命志士的被暗杀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东三省处在日、俄两列强之间,稍有不慎,前途不堪设想。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俄国被迫将长春以南的满洲地区吐了出来,日本得到了俄国的旅顺租借地和经营南满铁路的权利,并可以在铁路线内驻扎护路兵。这么一来,日本重新回到了满洲的南部,在中国大陆上取得了第一块基地。这是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被迫归还中国的地盘,现在它以10万生命和20亿日元作代价,从俄国手中重新得到了。趾高气扬的日本侵略者大有“经营满洲,舍我其谁”之概。1906年10月,日本在旅顺成立了关东都督府,陆军大将大岛义昌被任命为第一任都督。同年12月,日本人在大连成立了南满铁路公司,简称满铁,该公司很快就

成为一个无孔不入的综合侵华机构。当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成为满洲的第一危险。如果中国人在满洲大打派系之战,日本人就可坐收渔人之利。因此阮少武认为,满洲的当务之急是保境安民,而不是搞各种激烈的革命斗争来根除反动势力。干革命应讲究策略,做什么事都应有一个轻重缓急之分。

当然,这时阮少武也想到:满清政府倒台后,清朝的辽阔疆域并没有为新成立的中华民国全部继承,俄国人利用蒙古族的王公贵族搞外蒙独立,英国人利用达赖喇嘛搞西藏独立,日本人会不会利用满族的王公搞满洲独立呢?为了制服居住在满洲的中国人,日本人必须在中国的头面人物中寻找代理人。素亲王极容易成为他们的网罗对象。所以,他内心里承认,孙北杉要杀素亲王并非完全没有理由。但他自己是素亲王的女婿,他与这个满清贵族家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很深的感情,他怎样也无法作出这种大义灭亲的决定。他只能寻求另一种解决方法,希望从民族和解、化敌为友等方面找理由,打动孙北杉的铁石心肠。

因此,当孙北杉劝他大义灭亲时,阮少武则劝他宽容。他苦口婆心地反复劝导他说,宽容是人类的最高美德,自个性发现以后,人类就为宽容而斗争。宽容与专横之争一直此起彼落。辛亥革命推翻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就是因为君主制度不宽容。革命不能以暴易暴,用革命者的不宽容代替君主的不宽容。

孙北杉争辩说:“革命者的不宽容是一种美德,是正义的伸张。只有反动派的不宽容才是犯罪。”

阮少武反驳说:“不,不宽容是人类的缺陷,它或者源于懒惰和无知,或者源于自私自利,实际上是嫉妒的一种表现。个人的不宽容虽说令人讨厌,但一般不会产生刽子手和监狱。可官方的不宽容却不然,它掌握的权力可能无比浩大,一旦胡乱发起脾气,它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也从不做任何补救的事。”

孙北杉说:“革命者如不诛杀反对革命的国王,他们就会乘机复辟,革命者就会上断头台。”

阮少武表示不同的意见:“一个国家处于大危急时刻,处理事务的权利很容易落在无情无义的人手里。英国革命的克伦威尔独裁统治和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就是很好的教训。这两次革命都杀死了国王,后世对这种激烈行动褒贬不一。难道革命者非得将一个国家的象征——国王处死